

山中也知岁月长

2023年的8月17日,23岁生日的第二天一早,我带着两个行李箱、背着大包上了火车,踏上进村的路。西海固好远,火车和飞机都没有直达,辗转抵达固原市后,拼两次车才进了村。

我支教的三合村坐落在大山深处,离最近的镇上有开车近20分钟的山路。这里是《山海情》的发生地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”,中国最后一个脱贫县,一所逐渐没落的村级中学——三合九年一贯制学校。村里地广人稀,没有饭馆,快递只通顺丰京东,小卖部甚至买不到充电线,唯一的娱乐是逢年过节才开一次的戏台。在这样一片黄沙土里,村里的中学和村小就是义务教育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家里有条件的小孩,已经“应转尽转”,留下的都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离开的学生,其中很多可能一生也走不出困住他们的山。有的孩子有或多或少的残疾,有的孩子从小无人管教,有的孩子家里困难很多……就在这里,一群临近退休的老教师,和各类帮扶的年轻

新老师,守护着这些孩子最后的受教育权。

上岗后,我才掂出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我和搭档承担着初三毕业班的中考主课,还要跨年级、跨学科任教。我担起了初三的数学和物理两大巨头,搭档叶老师扛下了初三的英语和初二的物理。

因为当了点长,两个月内,我已经认识所有学生,熟知他们的家庭情况。所以我开始因材施教的素质教育。有希望考上好高中的学生,我开小灶、假期补课,期望他们考去市里甚至省会念书;处在边界线上的孩子,我提着他们的耳朵往里灌,争取让他们在考场上多答出几分;对已经落下太多的娃娃,我希望他们能成为善良坦荡的大人。

这一年里,饭是自己在宿舍做的,课是怎么也上不完的,晚自习是到十一点的,资助手续是源源不断的,冬天是零下二十度的,暖气锅炉是老师们自己烧的,家访的路是不好走的,皮肤是肉眼可见变黑的。在这里,我是老师,是会计,是导演,是教

官,是体育中考热心指导,是代理班主任,在凌晨爬起来盯过早操,在地震的冬夜摇醒过雷打不动的学生。

总以为离别的日子还很遥远,有足够的时间好好说再见。可是真到了毕业季,大家都沉浸在备考的氛围中,谁也不忍先开口提离别。相册还没有整理好,想教的道理还没有讲完,归期就悄然而至。

我知道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孩子走不出大山,但不是所有人生来都要去成为鲜艳的牡丹玫瑰,做一颗田里的油菜花、做戈壁的荆棘草,那也是很好的。在毕业典礼上,我说:“我不祝你们前程似锦,我祝你们平安顺遂,快乐向阳”。祝他们,也祝我自己。

我会怀念不需要风扇的夏天,傍晚20度的风,第二节晚自习的晚霞,好吃的炒面片和大盘鸡,一张张黝黑脸庞上的高原红,春天老槐树上采蜜的蜂,学校老师做的烤洋芋,以及因为远离城镇而格外明亮的星空。

刘 汇(附属华山医院2024级研究生)

阿尔的太阳

我们说“闻声知人”,又道“见字如晤”。偶一佳语,可以亘古千年。向外表达蕴含着巨大的力量,更寄托着人最基本的欲望。但是,在这个说话艺术备受推崇的时代,我们却能清晰洞见表达的困境。

表达时,个体仿佛发出了生命的呼唤,但却深感禁锢;沉默时,个体似乎拥有了无穷的空间,实则就此隐没。说与不说之间,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张力?

梵高曾对高更说:“我画太阳时,要画得让人们感觉到它以可怕的速度在旋转。它发射出力量无穷的光波和热波。我画麦田时,要人们感觉到谷粒中的原子在生长、爆裂。我画苹果时,要人们感觉到苹果中的液汁溅到皮肤上,果核中的籽在往外钻向开花结果!”

这段话对海子产生了巨大

的影响,后来,他在《阿尔的太阳——给我的瘦哥哥》一诗中热烈地赞叹道:但你还要使用第三只眼,阿尔的太阳/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/把土地烧得旋转/举起黄色的痉挛的手,向日葵

绘画与诗歌均是表达的手段,梵高和海子都主张一种飞蛾扑火般极致的自我表达,以创作挥洒蓬勃的生命力量。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,表达欲是人的基本欲望。就如美国心理学家卡尔·罗杰斯曾说:“每个人都希望被看到,渴望通过某种方式让世界理解自己。我们通过言语、肢体语言、艺术等形式传达自己内心的真实,表达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。”

人类的表达欲植根于满足生存需求的基因本能。即使在个体日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,我们仍然保留着这种本能,互联网上的情绪发泄和观念输出,某种

在校园,见青山

我参加学生媒体的想法很简单:想涉足更多未尝试过的领域,给生活增加一些“厚度”。

进入学生媒体后,惊喜地发现,原来日日生活的校园里居然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。一年间,我从读者、记者到副主编,体会到写稿和改稿是有门道的。搜集网络资料、采访、组稿,是一个深度探索和聆听的过程;把一篇文章从初稿打磨到能够发送,是一个漫长且耗费心力的过

程。比如要梳理事件的脉络、筛选素材、提炼重点,这些都不容易。

我曾认为写作是一种“天赋乍现”,是灵感来袭时的瞬间迸发。如今依然认同这种观点,但同时也深刻体会到,写作需要不断的审视和打磨,面向公众平台发布的稿件,更需要审慎与耐心。写作不再是一次性的动作,而是“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”的过程。

程度上都是在将需求寄希望于他人的同情和理解。

在满足生存需求之余,表达也承载着深层的价值需求。拉康总结道:“‘自我即他者。’自我与他者是一体共生的,自我中包含他者,他者中包含自我,二者并非简单、清晰而又自主的范畴,不是一个二元对立体中能够完全分离的存在。”

“悲莫悲兮生别离”,人们痛恨分离的原因之一,就是当他者的失去发生时,据此构建的一部分自我也随之消散,进而产生自我残缺的空虚感。在视野之外,人的动态是不被社会所承认的,个人主体意识的显化以被观测为前提。如同薛定谔的那只猫,在没有打开罩子之前,我们是全面的,亦是空白的。

向柔京(社政学院2024级本科生)

为学生媒体服务这一年来,既开心,又有点不安:文笔和洞察在历练中成长,也收获了身边不少同学的认可和鼓励,但我更习惯安静地观察,而非成为被观察的对象。

我理想中好的学生媒体应具备这样的特质时:在瞬息万变的校园里捕捉,在四面皆为路的旷野里表态,在风云涌动的现实中站稳。

曹雨桐(法学院2023级本科生)

相辉纵论

引导学生成为“生动的人”

书院作为学生的“第二课堂”,不仅是传授专业技能的场所,更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。

书院导师的角色类似于德国传统文学“教养小说”中“有经验的领路人”,既是学术上的引导者,又是人生发展的陪伴者。他为学生提供方向性的指导,帮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。这种“亦师亦友”的关系,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帮助,更为学生们的成长旅程增添了温暖与关怀。

书院是学生个性成长、情感交流和思想碰撞的重要空间。通过这个空间,老师们能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兴趣与需求,践行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教育理念。在这里,学生们不仅能汲取知识的养分,更能培养起审视世界的独特眼光,塑造出卓越而有趣的复旦精神。

在担任书院导师之前,我开

设了多门本科生课程,始终在思考——学生在课堂上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。担任书院导师后,这一思考逐渐转化为实践。通过组织多次小组活动并与学生深入交流,我逐渐洞察到学生们的真实需求:学生的兴趣和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希望获得的内容,常常与老师最初的预期存在差距。在与学生的沟通中,我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,以便更好地契合他们的需求。在与学生的互动中,通过学生们的提问和反馈,持续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,并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新的见解。

大学生生活的意义远不止于技能的积累,其核心价值在于帮助学生成长为“生动的人”。大学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场所,更应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平台,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,为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徐贤樑(中文系副教授、任重书院导师)

光影书画

湾谷迎春



摄:罗英华(江湾校区管委会)

步履间皆是风景

我喜欢徒步旅行,在行走中接触到不同的风景和人生故事。徒步就像一次次无预设的探险,我曾在稻城亚丁寒风中见证日照金山的震撼,也在贡嘎山云海里经历迷雾散尽后群峰浮现的豁然。那些被风景和脚步串联的珍贵瞬间,让徒步不只是看风景,更是感悟人生。

徒步赋予我在生活、学习和科研中的“行者”精神。于山川是脚步丈量天地,于书斋则是研读叩问真理,徒步和科研异曲同工。每当发现有趣的、吸引我的问题,就像看到山间一条未知的小路,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去探究答案。无论是在文献数据,还是山林深处,探索的过程让我充满动力,感受到与世界深刻的联结。

而在徒步中养成的“慢行细观”习惯,也让我深刻理解传统经

济学理论和方法亟需与现代科技相结合,要重新定义经济学的人文尺度,为“冰冷”的技术分析注入体温。

相比做选择,我更喜欢做全面探索。徒步中,每条路有独特的风景,都是独特的体验。正是坚持徒步中的“多路径探索”思维,我尝试创造性突破学科边界。常言道,翻过山峦方见旖旎风光。徒步丈量生命厚度,研究关注社会肌理,我因此获得2024年度国家奖学金。这份“行走”的深刻内涵,成为我人生道路上不可磨灭的闪亮标识,无论未来走得有多远,都将一路相伴。

余沐乐(经济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)

副刊投稿邮箱:

Fudan_media@fudan.edu.cn